

世界社會思想名著叢刊第一種

進化與革命

邵可侶著
畢修勺譯

世界社會思想名著叢刊第一種

進化與革命

邵可侶著
畢修勺譯

平明書店刊行

譯者序

地理學家邵可侶是與克魯泡特金齊名的自由社會主義者。一生獻身革命，為被壓迫者謀解放，曾一次入獄，兩次流亡。巴黎公社革命，他曾充當小兵，在沙底荖高地被凡爾賽政府軍俘獲，受盡侮辱，若無西歐學者聯合要求，當時即有被送至澳洲附近法國一個殖民島上過着充軍生活的危險。他是文人，他的參加革命完全出於誠意；他看不慣現社會的腐敗；窮人勞苦終生，不得一飽，富者奢侈淫逸，不事工作，——依他的意見——是人類苦痛的泉源。所以他抓住任何機會，反抗今日的特權者，希望剷除資本階級的堡壘，使世界上一切人都能自由平等。他不想從革命中取得政權，如一般強權的社會主義者一樣，以新的統治者身份，出現於政治舞台。他始終與平民站在一邊，喚醒依賴政治的錯覺。他的行為可為革命者的模範；他有宗教家的熱忱，而無他們的迷信；他為愛護動物，一生吃素，有人說，他是革命的「清教徒」。

他不但革命家而且十九世紀有名的學者；他所著的地理學三部曲：地，世界新地理及人與地是上一世紀世界最優的巨構之一。他即在監獄或流亡中，沒有一日浪費時間，在監獄中且以自己的知識分給同獄的朋友，為他們教課，使他們先在學問上求得解放，他的助人精神，隨處表現。我

們讀他的傳記，見其偉大所在，有時使我們感動到流淚，我們暗暗地說「世上畢竟有好人」！社會的進步就是這些好人促成。

這本書是他流亡瑞士的時候，在日內瓦公開演講的一篇底稿；一八九四年世界新地理刊行之後，他重加修訂擴大，終以小書的形式出版，歐洲各國都有譯本，以文筆優美，立論正確，被譽為革命者必讀的傑作。

邵可侶的後半生，因大部時間，均在外國，故專心於地理學的著述，他屢次自責，沒有為被壓迫的兄弟們，盡到責任。這本書是他討論社會問題的唯一作品，又可說是他許多巨著的總結論；我們讀它，好像在讀現在的時事論文。因為他懂得世界古今的歷史，對於制度的批評，均有獨到的見地。過去的歷史固然充滿帝王家譜式的事實，但細心的學者亦能從其中得到不少的教訓。

畢修勺，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五日於上海

目錄

譯者序

一、宇宙進化與局部革命 「進化」與「革命」二辭的誤解 虛偽懦怯或短視的進化主義者 進化與革命同一現象的兩階段

二、進步與沒落的革命 同時是進步與退步的現象 將進步歸功於君主或法律的錯誤 學術復興 宗教改革 法國大革命

三、本能的革命 羣衆 有意識的革命繼承本能的革命 宮廷革命 黨派陰謀 智慧傑出者與貴族的不同 政治家

四、現代社會生活的正確觀察 資本的無上權 制度的表面改革與必然的退步 國家 王權 司法與行政 幫派的精神 愛國主義 秩序 社會安寧

五、進化主義的理想 革命的目的「一切人都有麵包！」 貧困與「馬爾薩斯法則」 資源的充足與過剩 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與行動自由的理想 安那其主義者「宗教家庭與財產的敵人」 六、不邏輯的希望 資本的必然頑固 一切奪取政權黨派的道德墮落 君主主義者 共和黨人

社會黨人 普通選舉與候選人的必然演進 「五一」 黨派的分裂

七、鬥爭中的力量 迫害的奇異工具 主人與奴僕的聯盟 近代國家機能的缺乏邏輯 國王的「無上理由」 「強者的權利」

八、宗教幻覺的勢力 教會的表而進步 教會成爲一切反動派的收容所 教會不能適應新的環境 交託給科學敵人的教育 自然與社會的教育 體驗的學問與官的科學 事物真實的估量 尊敬的減少

九、現在情況與不久將來 國際的誕生 罷工工人在局部罷工中不能抵抗大工業的壓迫 味也納毛織工人的罷工 佔領工廠爲公產的第一例 總同盟罷工與兵士罷工 罷工者的休戚相關 財產公有的團體 適應新環境的困難 塔克塞斯與佛來倫特的新村 合作社與安那其主義團體 蒙德婁伊公社

十、最後鬥爭 進化與革命同時產生並以和平方法實現 運動中的秩序

進化與革命

—

進化是宇宙不斷的變遷，萬物無限的運動，宇宙的一切部分，自永恆的原始至無盡期的年代，無日不在演變中。出現於無涯空際，時凝時散，歷無數萬世紀而不停的銀河，忽生忽聚忽滅的星辰，一團旋轉的太陽系及其主星，行星與衛星，我們這小小地球範圍以內，時隆時沒的山嶽，忽隱忽涸的海洋，先奔流於山谷中發出悅耳之音，而後如朝露一般化為烏有的江河，代代相承的植物，動物與人類，以及無數萬萬人目難以瞥見的微生物……無一不是引萬物入其無盡漩渦之內的大進化的現象。

與這無限進化及萬有生命的基本事實比較，一切所謂天文地質或政治的革命，究竟算得什麼呢？只可說是幾乎感覺不到的顫動或幻影罷了。連續地發生於普通進化中的革命，其數何止億萬；不論如何微小，它們仍是這無限運動的一部份。

所以科學在進化與革命這兩相似的名詞中見不出半點對立的意義，但普通的說話總在完全與原意不同的方面，使用它們。不但不視它們是範圍有些不同的同類事實，一般胆小的人們，任何改變

都會使其充滿恐怖、的懼怯者，反故意給它們以絕對相反的意義。進化是徐緩的，與思想及風俗中的連續發展同義，革命是可怕的，事實上多少含有一些暴烈的改變，兩者被人看作對立的現象。他們以表面的甚或誠實的興奮，演說進化，讚揚徐緩地完成於頭腦細胞，智慧或心的深處的進步；可是，請不要與他們談到那醜惡的，突然脫出精神領域，爆發於街上，有時帶着羣衆呼喊或武器相擊之聲的革命。

我們首先要知道，臆想進化與革命是和平與戰爭，溫和與暴烈的對照，即表示自己的無知。由於環境的突變，引出利益的相反，革命能和平地完成；同樣，進化有時會很困難，會夾雜着戰爭與迫害。進化一詞所以容易為痛恨革命的人所接受，是因為他們沒有明瞭進化的價值，不然，他們無論如何不會歡迎它的。他們以一般的術語談論進步，他們事實上是反對進步的。他們覺得他們所見到的現社會不論怎樣壞，畢竟是值得保存的；他們只要實現他們的理想；取得財富，權力，榮譽與安適就够了，其他一切可以不管。既有富者與窮人，統治者與臣民，主人與奴隸，命令鬥爭的惶惶與遑命去死的角鬥者，深謀遠慮的人自然會站在富者與主人的一邊，做惶惶們的倖臣。這個社會既供給麵包，金錢，位置與榮譽，那末，聰明的人們就應該自想方法，從命運的一切禮物中，取得可能最大的一份！如有好的星宿主持他們的誕生，使他們不要奮鬥地繼承到必需與必需以上的財產，

他們還哭訴什麼呢？他們竭力使人相信世上一切人都如他們一樣的滿足：由肚飽的人看來，一切人都好好地吃過飯了。至於從搖籃時期沒有分得財富，對於社會現狀也很不滿的自私主義者，至少也希望以奸計或詭譎，以偶然的佳運甚或晉陞者服務的辛勞，爭得他所渴慕的位置。社會進化對他是怎樣運行呢？進到巨富之境是他唯一的野心！他並不爲一切人追求正義，他只要自己享到特權，就可心滿意足了。

還有些胆小的人誠實地相信思想的進化，模糊地希望事物的改革，由於本能的，幾乎不期然而然的恐懼，願意避免革命，至少不願在他們活着的時期，見到革命。他們追念革命，同時又詛咒革命：他們批評現在社會，夢想將來社會，好像將來社會不要過去與未來的決裂，由於某種奇蹟的協助，能突然出現於我們面前似的。他們是不完全的生物，他們只有願望而缺乏思想；他們只是懸想而不知願欲。同時屬於兩個世界，他們勢必背叛兩方：在保守者的社會中，由於他們的思想與說話，他們是分解的要素；在革命者的環境中，他們變成極端的反動者，背棄他們青年時代的革命本能，如福音書所說的狗似的：「重新吞下他們所吐出的東西」。在法國大革命中，舊制度最熱烈的保護者就是從前譏刺舊制度的批評者；他們從先驅者一變而爲落伍的人物。他們覺悟太遲了，如傳說的笨衛士一般，他們放出太可怕的力量，非他們纖弱的意志與怯懦的兩手所能控制。

另一類的進化主義者，則在待完成的全部改革中選出一種來實現，他們細心地有方法地只爲這個目標而努力，而不顧其他的社會改造。他們預先限定他們的工作範圍。有少數聰明的人就以這個方式，安下他們的良心使本身無危險地爲未來的革命而工作。他們自稱貢獻他們的力量給行將實現的改革，他們由此完全失掉高尚的理想，他們甚至憤怒地躲避理想，使人不會疑心他們是這理想的贊同者。另有些則比較誠實或十分可敬，甚或模糊地有利於大事業的成功，由精神的狹小，他們只見到一種進步。他們思想與行爲的誠實使他們立在無可批評的地位；我們說他們是我們的兄弟，雖然悲傷地承認他們自限的鬥爭範圍是怎樣的狹小，他們只特別憤怒地反對一個弊病，好像認其他的一切不義都是合理的。

至於那些主張改良書法，規定時間，變更子午綫，取消胸衣或羽帽的人們，我們不願再提，雖然他們的宗旨也是很好的；有些比較認真的宣傳亦是無可厚非的，它們也要爲首的人拿出勇氣恆心與忠誠。只要革新家有完全的誠意，犧牲的熱忱與不畏危險的胆量，革命者都應該同情他們，尊敬他們。例如我們看見一個情感純潔，人格高尚，在輿論之前無半點醜史可說的女子，走向妓女，同情妓女的時候，我們只能承認她的偉大；她對妓女說：「你是我的姊妹；我來與你聯合，助你鬥爭，我來幫你反對凌辱你，虐待你的風化警察，以檢驗麻煩你，以訪問強姦你的官醫，以輕蔑態度壓

迫你蹂躪你的全社會，」當我們聽到她的說話時，沒有一個不對這位反對官方淫行的勇敢的進化主義者，表示我們的敬意。無疑的，我們能對她說一切革命都是相連，個人反抗國家即包含囚徒，苦難者與妓女的解放在內；但是我們對這狹小範圍之內勇敢地鬥爭的戰士，却仍感到衷心的欽佩。同樣，不論何地！不論何時，知道無私心地獻身於公益的一切人，不論他們的視線如何狹小，在我們看來，都是可敬的英雄。但願我們每人都以感動的情緒向他致敬並對自己說：「我們應知道在我們特別廣大，包括全球的戰場上，能與他們的努力媲美！」

真的，進化包括人類事物的全部，革命也應該一樣，雖然全部社會生活所組成的局部事變中不常有顯明的平行主義存在。一切進步都是相關的，在我們知識與能力的範圍之內，我們盼望社會與政治，精神與物質，科學，藝術或工業的一切進步，同時實現。一切事物的進化主義者，我們同時也是一切事物的革命者，我們知道歷史只是完成與準備相承的連續。解放精神的知識大進化，必有個人與其他個人在彼此一切關係上的解放，為其邏輯的歸宿。

如此我們可以說進化與革命是同一現象的連續，進化先於革命，革命又先於新的為未來革命之母的進化。不在生活的平衡上引起突然變動的改革能够完成麼？革命必然隨在進化之後，不是如行為必然隨在行動的意志之後一樣麼？彼此只在出現的時間有些不同罷了。坍下的土石阻住江河，水

逐漸在障礙之上積聚起來，一個湖泊由徐緩的進化形成；下流的堤壩上忽然發生罅隙，一塊小石的跌下即能決定災患；阻礙物暴烈地被沖跑了，流空的湖泊重成江河，地的小革命就是這樣完成的。

革命所以時常遲於進化，原因是在環境的抵抗上：水流所以在兩岸之間發聲，因為兩岸阻止它的進行；雷所以在天邊隆隆作響，因為大氣妨礙電光脫出它的雲層。每一物質的改變，每一思想的實現，在變動的時期，即受環境惰力的抗拒，新的現象只有以抵抗力同樣暴烈的衝激，同樣強大的力量，完成它的過程。海爾岱（Herder）論法國革命時已經說過：「種子落在地中，很久好像死了，看，忽然它伸出小芽，移動蓋着的硬土，衝破敵對的地質，它一變而為植物，它終於開花結子了」。孩子怎樣生產的呢？留在母腹之內經過九月的黑暗生活之後，他也以暴力扯破胎包，有時甚至殺了他的母親地衝了出來。這就是革命，為進化必然結果的革命。

俗語的公式是很危險的，因為我們為避免反省，往往有機械地復誦它的習慣。例如李訥（Linné）的「自然不作跳躍」（*Non facit saltus natura*）一語就到處被人重述。不錯，自然是不作跳躍的，可是它的每一進化必由力量移向新點而完成。每一生物或每一組生物所表現的生命的一般運動，沒有一處顯示直接的連續性，間接或革命的繼承，纔是它常有的步驟。樹枝並不加長另一樹枝。花不是葉的延長，雌蕊不是雄蕊的伸展，子房與構成它的器官完全不同。兒子不是父或母的連續，

他的確是一個新的生物。每一個體不斷地改變，其出發點，即完成進步的過程。物種的情形也是一樣。生物的世系表，如樹一樣，由無數細枝組合成，每一細枝並不是在前一細枝而在原始的樹液中吸取其生命的力量。歷史的大進化也是一樣。當有機體的舊範圍，太狹的形態，變成阻礙的時候，生命即轉移位置去實現新的組織。一個革命於是完成了。

革命不一定是進步，正如進化並不時常傾向正義一樣。一切都改變，一切都在永恆運動的自然中動作，有進步，也有退步，有些進化伸向生命的增加，另有些則以死亡為終點。停止是不可能的，必須在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移動，頑固的反動者與溫和的自由派、聽到革命二字即發恐怖的呼聲，其實，他們也向革命，最後的大休息前進。疾病，老衰與朽腐也如成年一樣的是進化。屍體生虫如孩子初生一樣，說明自然中已發生一次革命。生理學與歷史給我們指出有些進化名衰微，有些革命是死亡。

一 9 一

人類的歷史雖然只有短短的數千年，雖然只有一半為我們所認識，已對我們供給無數的例證，證明有些蠻族與民族，有些城市與帝國，由於導引它們走向衰落的徐緩進化的結果，終於可憐地滅亡了。種種不同的事實給我們指出這些民族或人種的病因。氣候與土地能逐漸變壞，如中亞細亞廣大區域所發生似的，湖泊與江河乾涸了。鹽質的風化物蓋滿從前肥沃的土地。敵對遊羣的侵犯把有些國土破壞得那樣澈底，以致它們永無再起的可能。但是也有不少民族能在征服與屠殺，甚或數世紀的壓迫之後，復興起來：假如他們重新沒落或完全滅亡，我們應在他們本身，他們內在的組織，

尋覓他們所以退步與衰敗的理由，外來的情況只是次要的。另有主要的原因，原因之原因可以概括滅亡的歷史。這就是社會的一部分爲另一部分的主宰，這就是一人或少數貴族佔據土地，資本，權力，教育與榮譽。當愚笨的羣衆再無反抗這少數人特權的活力時，他們已伏有死的潛因；他們的消滅只是時間的問題罷了。黑死病不久來掃除這無自由無生氣的人羣。屠殺者從東方或西方侵入，沙漠逐漸代替了廣大的城市。亞西利亞（Assyrie）與埃及就這樣死了，波斯就這樣傾覆了，當全羅馬帝國只屬於少數大地主的時候，蠻人不久來代替被壓迫的無產者。

任何大事都有雙重的作用，一邊是滅亡，另一邊是復興，換句話說，沒落與進步的進程先後相承。例如羅馬的沒落，在其無限的複雜中，產生整批的革命，這些革命又與整批的進化爲因果，其中有些是不利的，有些是有益的。真的，壓迫世界的大機器的毀滅，對被壓迫者確是極大的疏鬆；北方一切民族暴烈地進入文明世界，就很多觀點說，也是人類歷史的一轉機；很多被奴役的人，乘着暴風雨，從他們主人的手中奪回少許的自由；可是科學與工業從此覆沒或隱避了；人們破壞雕像焚燬圖書館。時間的連鎖好像被截斷了。民族拋棄了知識的遺產。暴政之後繼以更壞的暴政；從死了的宗教中，發出更獨斷，更殘酷與更狂妄的新宗教的嫩芽；修道者所傳佈的無知與愚昧之夜籠罩着大地，竟歷一千多年的時間。

同樣，別的歷史運動，也循着無數組成的要素，呈現於兩面之下，它們的結果也不同地反映於政治與社會的變革中。每一事變都含有最複雜的判斷，觀察的歷史家是否有寬大的了解力或固執的成見，可以決定判斷的不同。我們可以引最著名的例子來說，十七世紀法國文學的異常發達被人歸功於路易十四的天才，因為許多著名人物以可讚嘆的文字，產生那樣多傑作的時代，正是這位國王在位。L 路易的注視使高忒伊（Cornellie）等人出世了，真的，一世紀之後，誰也不敢武斷服爾德（Voltaire），狄岱麓（Diderot）盧騷等人的天才與光榮是路易十五的目光所啓示。然而，在近的時期，我們不見不列顛的世界伏在女皇面前，將她治下所完成的一切好事與進步都獻給她，好像這無限大的進化都是她的功績似的麼？其實，這平庸的人物，除坐在王座之上歷六十年的長時間之外，沒有其他可說的辛勞，她必須遵守的憲法，甚至使她在這半世紀以上的長距離中，只好避開政治。數千數百萬人擠在街上，窗口或搭架上硬要說她是英國繁榮的最有力的天才。或者是國家的虛偽要求如此吧，因為女皇的崇拜可使英國的民族自傲。可是臣民的聲音却沒有加入這偉大的合奏：人們看見愛爾蘭的飢餓者豎起黑旗；印度城市的羣衆衝向宮殿與軍營。

然而有些時候，歌頌權力好像不太荒謬，初初一看，好像是完全合理的。或者有一個好的國王，例如馬克·奧來爾（Marc Aurele），一個寬仁的部長，一個慈善的官吏，總而言之，一個施